

名 家 笔 下 风 花 雪 月



月是故乡明

朱自清等 著

中国散文

精品选读

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

中国文化名人闲适谈丛

月是故乡明 ——名家笔下的风花雪月

朱自清 叶圣陶等著
老品 选编

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（CIP）数据

月是故乡明：名家笔下的风花雪月 / 朱自清等著；
老品选编. —北京：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，2007.8
（中国散文精品选读）
ISBN 978-7-5078-1202-2

.月... . 朱... 老... . 散文 作品集 -
中国 - 现代 . I266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（2007）第080230号

月是故乡明——名家笔下的风花雪月

著 者	朱自清等
责任编辑	姚 兰
版式设计	国广设计室
责任校对	徐秀英
出版发行	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（83139469 8313889[传真]）
社 址	北京复兴门外大街2号（国家广电总局内）
	邮编：100866
网 址	www.chirpcom.cn
经 销	新华书店
印 刷	三河市鑫利来印装有限公司
开 本	640×940 6 1/1
字 数	171千字
印 张	16.5
印 数	5000册
版 次	2007年8月北京第一版
印 次	2007年8月第次印刷
书 号	ISBN 978-7-5078-1202-2 / I·48
定 价	25.00元

国际广播版图书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
（如果发现印装质量问题，本社负责调换）

目 录

朱自清	看花 / 1 荷塘月色 / 5
刘成章	老黄风记 / 9
刘亮程	寒风吹彻 / 14
梁实秋	四君子 / 21 雪 / 23
林语堂	孤崖一枝花 / 27
钟敬文	水仙花 / 29 莲花 / 31 西湖的雪景 / 35 泛月 / 41
丰子恺	生机 / 47 月的大小 / 50
徐蔚南	快阁的紫藤花 / 54
季羨林	洛阳牡丹 / 58 夹竹桃 / 61 二月兰 / 64 黄昏 / 70 月是故乡明 / 75
周瘦鹃	赏菊狮子林 / 78

	观莲拙政园 / 80
叶圣陶	牵牛花 / 84 看月 / 86
叶灵凤	牵牛 / 88
朱光潜	花会 / 91
茅 盾	樱花 / 96 谈月亮 / 98
巴 金	月 / 104
倪贻德	樱花 / 106
冰 心	樱花赞 / 112 话说君子兰 / 117
彭燕郊	百合花 / 118
汪曾祺	荷花 / 123 紫薇 / 124 腊梅花 / 127 昆明的雨 / 130
唐兴顺	花草档案 / 134
宗 璞	紫藤萝瀑布 / 140 好一朵木槿花 / 142
洛 夫	一朵午荷 / 145
萧 白	摘云篇（节选） / 151
余光中	听听那冷雨 / 157
龚鹏程	死雨 / 165
张晓风	雨之调（节选） / 170

李天芳 打碗碗花 / 175
蔡碧航 菊说 / 180
洪素丽 花香 / 185
贾平凹 冬花 / 188
月鉴 / 192
月迹 / 197
吴敏显 马缨丹 / 201
鲁 迅 雪 / 204
李辉英 雪的回忆 / 206
石评梅 雪夜 / 209
俞平伯 陶然亭的雪 / 214

眠月 / 220
李佩芝 岁月之雪 / 226
张秀亚 杏黄月 / 231
种花记 / 234
高红十 十五的月亮 / 239
雷平阳 云南黄昏的秩序 / 244
黄 裳 重过鸡鸣寺 / 248
方 瑜 荷塘夕照 / 255
王静蓉 指月 / 257

朱自清（1898~1948）

字佩弦。江苏东海人。现代诗人、散文家、学者。1916年入北京大学预科，192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，是文学研究会的主要成员。1922年和俞平伯等人创办《诗》月刊。1925年执教于清华大学，后留学美国，回国后任清华大学中文系主任。抗战时期任西南联大教授。抗战胜利后，继续担任清华大学中文系主任。著有诗文集《踪迹》、散文集《背影》、《你我》等。有《朱自清文集》和《朱自清选集》行世。

看花

生长在大江北岸一个城市里，那儿的园林本是著名的，但近来却很少；似乎自幼就不曾听见“我们今天看花去”一类话，可见花事是不盛的。有些爱花的人，大都只是将花栽在盆里，一盆盆搁在架上；架子横放在院子里。院子照例是小小的，只够放下一个架子；架上至多搁二十多盆花罢了。有时院子里依墙筑起一座“花台”，台上种一株开花的树；也有在院子里地上种的。但这只是普通的点缀，不算是爱花。

家里人似乎都不甚爱花；父亲只在领我们上街时，偶尔和我们到“花房”里去过一两回。但我们住过一所房子，有一座小花园，是房东家的。那里有树，有花架（大约是紫藤花架之类），但我当时还小，不知道那些花木的名字；只记得爬在墙上的是蔷薇而已。园中还有一座太湖石堆成的洞门；

现在想来，似乎也还好的。在那时由一个顽皮的少年仆人领了我，却只知道跑来跑去捉蝴蝶；有时掐下几朵花，也只是随意摆弄着，随意丢弃了。至于领略花的趣味，那是以后的事：夏天的早晨，我们那地方有乡下的姑娘在各处街巷，沿门叫着“卖栀子花来”。栀子花不是什么高品，但我喜欢那白而晕黄的颜色和那肥肥的个儿，正和那些卖花的姑娘有着相似的韵味。栀子花的香，浓而不烈，清而不淡，也是我乐意的。我这样便爱起花来了。也许有人会问，“你爱的不是花吧？”这个我自己其实也已不大弄得清楚，只好存而不论了。

在高小的一个春天，有人提议到城外 F 寺里吃桃子去，而且预备白吃；不让吃就闹一场，甚至打一架也不在乎。那时虽远在五四运动以前，但我们那里的中学生却常有打进戏园看白戏的事。中学生能白看戏，小学生为什么不能白吃桃子呢？我们都这样想，便由那提议人纠合了十几个同学，浩浩荡荡地向城外而去。到了 F 寺，气势不凡地呵叱着道人们（我们称寺里的工人为道人），立刻领我们向桃园里去。道人们踌躇着说：“现在桃树刚才开花呢。”但是谁信道人们的话？我们终于到了桃园里。大家都丧了气，原来花是真开着呢！这时提议人 P 君便去折花。道人们是一直步步跟着的，立刻上前劝阻，而且用起手来。但 P 君是我们中最不好惹的；“说时迟，那时快”，一眨眼，花在他的手里，道人已踉跄在一旁了。那一园子的桃花，想来总该有些可看；我们却谁也没有想着去看。只嚷着，“没有桃子，得沏茶喝！”道人们满肚子委屈地引我们到“方丈”里，大家各喝一大杯茶。这才平了气，谈谈笑笑地进城去。大概我那时还只懂得爱一朵朵

的栀子花，对于开在树上的桃花，是并不了然的；所以眼前的机会，便从眼前错过了。

以后渐渐念了些看花的诗，觉得看花颇有些意思。但到北平读了几年书，却只到过崇效寺一次；而去得又嫌早些，那有名的一株绿牡丹还未开呢。北平看花的事很盛，看花的地方也很多；但那时热闹的似乎也只有一班诗人名士，其余还是不相干的。那正是新文学运动的起头，我们这些少年，对于旧诗和那一班诗人名士，实在有些不敬；而看花的地方又都远不可言，我是一个懒人，便干脆地断了那条心了。后来到杭州做事，遇见了 Y 君，他是新诗人兼旧诗人，看花的兴致很好。我和他常到孤山去看梅花。孤山的梅花是古今有名的，但太少；又没有临水的，人也太多。有一回坐在放鹤亭上喝茶，来了一个方面有须，穿着花绸马褂的人，用湖南口音和人打招呼道，“梅花盛开咯！”“盛”字说得特别重，使我吃了一惊；但我吃惊的也只是说在他嘴里“盛”这个声音罢了，花的盛不盛，在我倒并没有什么。

有一回，Y 来说，灵峰寺有三百株梅花；寺在山里，去的人也少。我和 Y，还有 N 君，从西湖边雇船到岳坟，从岳坟入山。曲曲折折走了好一会，又上了许多石级，才到山上寺里。寺甚小，梅花便在大殿西边园中。园也不大，东墙下有三间净室，最宜喝茶看花；北边有座小山，山上有亭，大约叫“望海亭”吧，望海是未必，但钱塘江与西湖是看得见的。梅树确是不少，密密地低低地整列着。那时已是黄昏，寺里只我们三个游人；梅花并没有开，但那珍珠似的繁星似的骨都儿，已经够可爱了；我们都觉得比孤山上盛开时有味。

大殿上正做晚课，送来梵呗的声音，和着梅林中的暗香，真叫我们舍不得回去。在园里徘徊了一会，又在屋里坐了一会，天是黑定了，又没有月色，我们向庙里要了一个旧灯笼，照着下山。路上几乎迷了道，又两次三番地狗咬；我们的 Y 诗人确有些窘了，但终于到了岳坟。船夫远远迎上来道：“你们来了，我想你们不会冤我呢！”在船上，我们还不离口地说着灵峰的梅花，直到湖边电灯光照到我们的眼。

Y 回北平去了，我也到了白马湖。那边是乡下，只有沿湖与杨柳相间着种了一行小桃树，春天花发时，在风里娇媚地笑着。还有山里的杜鹃花也不少。这些日日在我们眼前，从没有人像煞有介事地提议，“我们看花去”。但有一位 S 君，却特别爱养花；他家里几乎是终年不离花的。我们上他家去，总看他在那里不是拿着剪刀修理枝叶，便是提着壶浇水。我们常乐意看着。他院子里一株紫薇花很好，我们在花旁喝酒，不知多少次。白马湖住了不过一年，我却传染了他那爱花的嗜好。但重到北平时，住在花事很盛的清华园里，接连过了三个春，却从未想到去看一回。只在第二年秋天，曾经和孙三先生在园里看过几次菊花。“清华园之菊”是著名的，孙三先生还特地写了一篇文章，画了好些画。但那种一盆一干一花的养法，花是好了，总觉没有天然的风趣。直到去年春天，有了些余闲，在花开前，先向人问了些花的名字。一个好朋友是从知道姓名起的，我想看花也正是如此。恰好 Y 君也常来园中，我们一天三四趟地到那些花下去徘徊。今年 Y 君忙些，我便一个人去。我爱繁花老干的杏，临风婀娜的小红桃，贴梗累累如珠的紫荆；但最恋恋的是西府海棠。海棠的花繁

得好，也淡得好；艳极了，却没有一丝荡意。疏疏的高干子，英气隐隐逼人。可惜没有趁着月色看过；王鹏运有两句词道：“只愁淡月朦胧影，难验微波上下潮”，我想月下的海棠花，大约便是这种光景吧。为了海棠，前两天在城里特地冒了大风到中山公园去，看花的人倒也不少；但不知怎的，却忘了畿辅先哲祠。Y告我那里的一株，遮住了大半个院子；别处的都向上长，这一株却是横里伸张的。花的繁没法说；海棠本无香，昔人常以为恨，这里花太繁了，却酝酿出一种淡淡的香气，使人久闻不倦。Y告我，正是刮了一日还不息的狂风的晚上；他是前一天去的。他说他去时地上已有落花了，这一日一夜的风，准完了。他说北平看花，是要赶着看的：春光太短了，又晴的日子多；今年算是有阴的日子了，但狂风还是逃不了的。我说北平看花，比别处有意思，也正在此。这时候，我似乎不甚菲薄那一班诗人名士了。

荷塘月色

这几天心里颇不宁静。今晚在院子里坐着乘凉，忽然想起日日走过的荷塘，在这满月的光里，总该另有一番样子吧。月亮渐渐地升高了，墙外马路上孩子们的欢笑，已经听不见了；妻在房里拍着闰儿，迷迷糊糊地哼着眠歌。我悄悄地披上大衫，带上门出去。

沿着荷塘，是一条曲折的小煤屑路。这是一条幽僻的路；

白天也少人走，夜晚更加寂寞。荷塘四面，长着许多树，蓊蓊郁郁的。路的一旁，是些杨柳，和一些不知道名字的树。没有月光的晚上，这路上阴森森的，有些怕人。今晚却很好，虽然月光也还是淡淡的。

路上只我一个人，背着手踱着。这一片天地好像是我的；我也像超出了平常的自己，到了另一世界里。我爱热闹，也爱冷静；爱群居，也爱独处。像今晚上，一个人在这苍茫的月下，什么都可以想，什么都可以不想，便觉是个自由的人。白天里一定要做的事，一定要说的话，现在都可不理。这是独处的妙处；我且受用这无边的荷香月色好了。

曲曲折折的荷塘上面，弥望的是田田的叶子。叶子出水很高，像亭亭的舞女的裙。层层叶子中间，零星地点缀着些白花，有袅娜地开着的，有羞涩地打着朵儿的；正如一粒粒的明珠，又如碧天里的星星，又如刚出浴的美人。微风过处，送来缕缕清香，仿佛远处高楼上渺茫的歌声似的。这时候叶子与花也有一丝的颤动，像闪电般，霎时传过荷塘的那边去了。叶子本是肩并肩密密地挨着，这便宛然有了一道凝碧的波痕。叶子底下是脉脉的流水，遮住了，不能见一些颜色；而叶子却更见风致了。

月光如流水一般，静静地泻在这一片叶子和花上。薄薄的青雾浮起在荷塘里。叶子和花仿佛在牛乳中洗过一样；又像笼着轻纱的梦。虽然是满月，天上却有一层淡淡的云，所以不能朗照；但我以为这恰是到了好处——酣眠固不可少，小睡也别有风味的。月光是隔了树照过来的，高处丛生的灌木，落下参差的斑驳的黑影，峭楞楞如鬼一般；弯弯的杨柳

的稀疏的倩影，却又像是画在荷叶上。塘中的月色并不均匀；但光与影有着和谐的旋律，如梵婀玲上奏着的名曲。

荷塘的四面，远远近近，高高低低都是树，而杨柳最多。这些树将一片荷塘重重围住；只在小路一旁，漏着几段空隙，像是特为月光留下的。树色一例是阴阴的，乍看像一团烟雾；但杨柳的丰姿，便在烟雾里也辨得出。树梢上隐隐约约的是一带远山，只有些大意罢了。树缝里也漏着一两点路灯光，没精打采的，是渴睡人的眼。这时候最热闹的，要数树上的蝉声与水里的蛙声；但热闹是它们的，我什么也没有。

忽然想起采莲的事情来了。采莲是江南的旧俗，似乎很早就有，而六朝时为盛；从诗歌里可以约略知道。采莲的是少年的女子，她们是荡着小船，唱着艳歌去的。采莲人不用说很多，还有看采莲的人。那是一个热闹的季节，也是一个风流的季节。梁元帝“采莲赋”里说得好：

于是妖童媛女，荡舟心许，鹄首徐回，兼传羽杯；
棹将移而藻挂，船欲动而萍开。尔其纤腰束素，迁延顾步，
夏始春余，叶嫩花初，恐沾裳而浅笑，畏倾船而敛裾。

可见当时嬉游的光景了。这真是有趣的事，可惜我们现在早已无福消受了。

于是又记起“西洲曲”里的句子：

采莲南塘秋，莲花过人头；低头弄莲子，莲子清

如水。

今晚若有采莲人，这儿的莲花也算得“过人头”了；只不见一些流水的影子，是不行的。这令我到底惦着江南了。——这样想着，猛一抬头，不觉已是自己的门前；轻轻地推门进去，什么声息也没有，妻已睡熟好久了。

（1927 年 7 月）

刘成章（1937～ ）

陕西延安人。中学时代就开始诗歌创作。毕业于陕西师范大学中文系，留校任教。1981年起在陕西人民出版社任编辑，后任总社副社长。业余从事散文写作。已出版散文集《黄土情》、《纤丽的阳光》、《刘成章散文选》、《羊想云彩》等。

老黄风记

它还在山的那边，离这儿少说也有十多里路吧，我分明已经感到它的威势了：树梢，泉水，连同我的衣襟，都在簌簌抖动。我看见，缩起一只爪沉思着的公鸡，忽然睁大了眼睛；正在滚碾子的农村妇女，慌忙卸驴，慌忙收拾簸箕筐箩。

它来了。它从苍白的远处，席卷而来，浩荡而来。它削着山梁，刮着沟洼，腾腾落落，直驰横卷，奏出一首恐怖的乐曲。它把成吨成吨的土和沙，扬得四处都是。天空登时晦暗起来。我抬头看太阳，太阳失去了光辉，变得就像泡在浑黄河水里的一只破盆儿。

它尖厉地嚎叫着，狂暴地撕扯着。

本来，世界是和平的，宁静的：禾苗上滚着露珠，花瓣上颤着蜂翅；可是，它一来，这些景象都不复存在了。大片大片的庄稼，倒伏于地。飞鸟撞死在山岩上，鸡飞狗跳墙。

本来，那边刚刚栽下一片树苗，树苗都扎下了根，长出了嫩绿的叶片，可是转瞬间这些树苗被连根拔起，和枯草、

羽毛、纸片、干粪一起，全被旋上了高空。

它肆虐着，破坏着，炫耀着粗野。

而我，早已看不见许多了。我只顾背着身子。我无法睁眼。我的耳朵、鼻孔、嘴巴，全都灌进了沙粒。我像被一只巨手操着，站不住，走不稳，身不由己，五脏六腑都被摇乱了，像鸡蛋乱了黄儿。我赶紧去找安身之所，于是，我在慌乱中挤进了窑洞。

窑洞里，庄户人们，男男女女，一个个也是刚挤进来；一个个头发上是土，眉毛上是土，肩膀上也是土；一个个变成了灰土猫儿。

按照陕北的说法，这是老黄风。“老”是“大”的意思，这黄风是够大的了。

庄户人嘻嘻哈哈地咒骂着：

“黑小子风！”

“儿马风！”

“叫驴风！”

话不一样，却有共同之处，这风，是雄性的。我想起，两千多年前的楚人宋玉曾把风分为雄风和雌风。他们竟想到一起去了。

这风，是雄性的，雄性的粗暴，雄性的狂烈，雄性的蛮横。也许女人们意会到这一层了，一齐咯咯咯地笑起来。

“笑什么？牙齙得就像脚趾甲一样！”一个后生玩笑地说。玩笑也有一股雄性的野气。

风，越来越响地呼啸。

整个黄土高原在痛苦地抽搐。

风，扑打着门窗。

门窗外，黑小子砰地一声摔了酒瓶，掂起丈二长的一根大棒，无法无天，打家劫舍；儿马和叫驴挣脱了缰绳，尥着蹶子，狂奔乱跑。草棚被掀翻了。瓷盆被打碎了。水倒下一地。一会儿，黑小子登上磨顶，而儿马又从他头上跃过，咬住了叫驴的脖颈；叫驴被激怒了，疯狂地反扑过来。蹄下死了几只羊羔和小鸡。黑小子的怪笑声，有如夜空腾起一条冰冷的长蛇。到处烟喷雾罩，混沌一片。

渐渐，人们不再注意它了，互相攀谈起来。庄户人是耐不住冷寂的，没说几句，就热闹了。一个汉子站起来，凑到一个胖大嫂的身边，扯长声儿唱道：

山羊绵羊一搭里卧，
我和妹子一搭里坐。

他真的紧挨胖大嫂坐下了。人们一片哄笑。接着，他硬扯着胖大嫂站起来，又唱道：

山羊绵羊并排排走，
我和妹子手拉手。

人们又是一阵哄笑。胖大嫂只是笑骂着，不知该把自己的手往哪儿藏。

陡然间，外面轰隆隆，圪里振捣，窑洞的门窗都快要被推倒了。正午的天气，立即变得就像愁惨惨的暗夜，人们

不得不点起灯来。

外面，那掂着大棒恣意横行的黑小子，不是一个，足有三百个、四百个！那横冲直闯胡踢乱咬的儿马和叫驴，不是一匹、两匹，足有七八百、上千匹！黑小子都脱光了脊梁，儿马和叫驴都竖起了鬃毛，都是一副凶相，都是汗水淋淋，都红了眼，疯了心，走了形！黑小子长出了尾巴。儿马和叫驴都用后腿直立行走。它们都像山石，山石都像它们。一切模糊不清。而喧嚣声一阵高似一阵，掀起层层气浪，冲击着四面八方。

窗户纸上，被冲开指头蛋那么大的一点窟窿；于是，气浪进来了，比锅盖大，比碾盘大。墙上挂的铜勺儿、箴篱、锅铲铲，一齐叮叮当当脆响。炕头上娃娃的尿垫子，被旋上窑顶又落了下来。灯被吹灭了。黑暗得就像蹈入死神的峡谷。

但是即便在这时候，我也不必惊慌，不必惧怕。我紧靠着乡亲们。我看见他们是镇定自若的。他们历过不少这种险境，心中有数。窑洞是垮不了的。黄土就是护佑人们的铜墙铁壁，有时候比铜墙铁壁还要可靠些。

人们又说笑起来了，后生们跳了一阵又像秧歌又像迪斯科的舞蹈，缠着一个花白胡子老汉讲一段他进城买尼龙网兜的趣事。老汉不讲，他说他给大伙念一段古诗。他清了清嗓子，清了清拦羊回牛的嗓子，朗诵起来了：